

新世纪

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主编 潘懋元

多
·
学
·
科
·
观
·
点
·
的
·
高
·
等
·
教
·
育
·
研
·
究
·
空

DUOXUEKE
GUANDIAN DE
GAODENG
JIAOYU
YANJIU

多学科观点的 高等教育研究

潘懋元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316
新世纪

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主编 潘懋元

DUOXUEKE
GUANDIAN DE
GAODENG
JIAOYU
YANJIU

318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潘懋元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A101437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 潘懋元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9
(新世纪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ISBN 7-5320-7540-0

I. 多... II. 潘... III. 高等教育—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60747号

新世纪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潘懋元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339,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50 本

ISBN 7-5320-7540-0/G · 7677 定价: (软精) 22.00 元

目 录

总 论	(1)
历史学的观点：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兼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的关系	(25)
哲学的观点：大学理念 ——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	(59)
心理学的观点：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心理冲突与心理适应	(89)
文化学的观点：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107)
科学学的观点：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变革	(163)
经济学的观点：高等教育与经济，双向多维的非 均衡互动关系 ——兼论结构、规模与经济效益	(211)
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	(260)
政治学的观点：高等学校的二元权力结构及其 运行	(290)
管理学的观点：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问题	(314)

系统科学的观点：作为社会学术系统的高等	
教育系统	(345)
比较教育学的观点：比较分析在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中的运用	(380)

总 论

1994年我在广东一所大学当客座教授时,广东高教界的朋友们,希望我编写一本新的高等教育学。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所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是1984年出版的,从编制大纲、组织编写、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到定稿出版,前后历经6年。许多材料,都是20年前搜集的,陈旧了;有些观点也应有所发展和完善。说实在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个人的高等教育知识也很有限,20年来,在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知识有所积累,思想有所发展。因此,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当时就着手组织力量对原书进行修改。199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高等教育学》,只是在原书的框架上,发展了某些观点,更换了大量材料,删去了已经成为分支学科并有专著出版的章节,增加了几个以前缺乏研究的章节,并在体例上稍加调整,但仍是一本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工作体系)的著作,而不是进行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①

为了建构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从筹备到成立之后,连续三次年会讨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问题”,虽有进展,但无结果,原因就是条件不成熟,我正为此感到困惑与力不从心。因为“学科的科学体系,是指该门学科的概念和联结这些概念的判断,通过推理、论证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逻辑系统。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揭示一系列教育科学的科学概念、规律,构成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充分反映教育本身固有的内在逻辑”。

① 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可能有三种互有联系的不同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工作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每种体系,各有其使用价值。

辑”。^① 因此,建构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是拍脑袋所能顿悟出来的。它需要:第一,有宽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虽然理论体系是高度抽象的概括,似乎远离实际,但归根到底,它是建立在既宽又厚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其次,要有一系列的理论准备,并且这些理论能从某一点上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内在实质而不是泛泛之谈,它的科学性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再次,还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使之能综合已有的抽象的理论,并从抽象到具体,形成严谨的、能充分反映学科自身内在逻辑的科学体系。如果条件不具备而急于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则是舍本逐末,流于空谈,即使外观堂皇,终究是建在沙滩上的“大厦”。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了建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现实问题(应用性研究)的基础上,要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准备,逐步向学科建设的目标逼近。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动机。

近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应用性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它比其他教育系统更需要同环境的方方面面交流信息。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的各个部门培养专门人才,它必须同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等系统交流不断变化着的信息,受社会各有关系统制约并为之提供服务,以便在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中获得社会的支持并增强自身的活力,发挥自身的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是由各种专业组成的,每种专业都是一门或宽或窄、或单一或综合的学科,并且联系着其他有关学科,它必须同各门学科交流信息,获得各门学科最新进展的信息,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以便提高所培养的人才知识水平和学术视野,并且通过科学研究,促使学科的发展。总之,无论从高等教育系统

① 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载《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6 页。

与社会各个系统的外部关系上,或从高等教育各个专业、各门学科的内部关系上,都有必要从不同的学科观点,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来认识高等教育功能与价值。

以往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一般是从教育学的观点、方法开始的。运用教育学的原理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是必要的,也是基本的。因为高等教育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教育学原理无疑也是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以往的教育学原理,一般是从普通中小学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中小学的培养目标是合格的公民,既不分专业,同社会的关系又比较简单。因此,只从普通教育学的观点认识高等教育,往往忽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很难全面深入。哲学和心理学是传统教育学的两大支柱,普通教育学所重视的是世界观、伦理观、儿童心理学以及由少年儿童年龄特征所形成的教育心理学。当然,世界观、伦理观、教育心理学等原理,都是高等教育所应重视的;而高等教育科学,更加重视的是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等等。这些原理与方法,对于研究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以及教学过程的规律,都有其特殊的必要性。同时,研究高等教育,局限于哲学与心理学的观点,还不能掌握高等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复杂的关系。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同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越来越密切、复杂,还必须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学、管理学等高度审视高等教育。同时,纵向的历史学观点和横向的系统科学与比较分析方法也有特殊的必要性。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不论是宏观的外部关系或微观的内部结构的研究,都涉及到诸多学科,需要诸多学科的支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探索,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掌握高等教育的内外关系规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既要横看,看到它的逶迤壮观,又要侧看,看到它的千仞雄姿;既要入山探宝,洞悉其奥秘,又要走出山外,遥望它

的全貌。但是,不论横看、侧看、山中、山外,都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观点考察高等教育,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以为某一学科的观点是唯一的,以偏概全,就会从正确的观点出发,引出错误的结论。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例如,中国的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应当面向市场经济,适应市场经济,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过去的教育,不论成就或问题,不分青红皂白都塞进计划经济的筐筐,一概丢弃;把当前的改革,都纳进市场经济单一的轨道,把市场经济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唯一导向,甚至以市场经济的规律代替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就会导出片面性的结论。以其作为决策依据,必将走偏方向。人们常说“政策多变”,其认识原因,就在于决策所依据的观点是单一的,认识是片面的,思维方式是简单的。

每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是社会系统中的特定因素或部分。从某一门学科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只能看到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在研究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对某些问题可以而且必须着重就一门适当的学科观点进行深入探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但不要忘记同其他学科观点的联系。只有把多门学科观点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比较分析,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这一准备工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各门学科研究成果的积累,更在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门学科的建设,既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还要逐渐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据我所知,开创这种研究方法的是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ck)。他于1984年出版了《高等教育的观点:八个学科的比较观念》(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一书。在该书中文版序中,他特别强调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

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①王承绪教授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角度,在“译者序”中也称:“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子。”确实如此,但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说,这是一本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多学科观点研究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如下的方法论意义:

(一) 研究领域宽阔。多学科交叉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②“教育家们可以在这些观点中自行转换,利用不同的观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或进行不同的争论”。^③例如,社会学可以研究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关系,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等问题;经济学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政治学研究高等教育管理中合理的权力结构;文化学研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心理学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心理冲突与心理适应;哲学从人与社会两个方面研究高等教育的理念;如此等等。高等教育每个方面的问题,适合于运用某一门或某几门的学科观点进行研究。但是,包括哲学在内,都不可能包揽高等教育方方面面问题的研究。只有聚合多种学科观点,才能获得较完整的认识,这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领域广阔的高等教育有特殊意义。

(二) 开拓研究者的视野与思路,促进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减少自以为是的“井蛙之见”,提倡学术研究的谦虚谨慎作风。长期以来,一些学科专家,总以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最重要的,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多学科研究有利于打破严格的学科疆界,在高等

①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编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Ⅰ-Ⅱ、Ⅲ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同上书,第Ⅱ页。

教育问题的研究上看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观点的不足,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理解与合作。

(三) 多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即从单义性到多义性、从线性研究到非线性研究、从绝对性到相对性、从精确性到模糊性、从单面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一方法到系统方法……如此等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可能不仅适用于高等教育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高等教育以其特殊需要而走在前面,也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书出版之后,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新的突破”,^①在欧美各国,广为流传。在中国,由王承绪教授主持翻译的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之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也起了积极作用。我把此书作为历届研究生的参考书,并要他们各就此书写出一篇“读书报告”。从报告中反映,他们都有很好的心得,但也反映了一些不足之处。其一,这本书的作者,主要是美、英两国专家和法国、巴西各一人。它的内容主要反映几个发达国家的传统理念与知识经验,“只是稍微注意了一下发展中国家,并偶尔评论共产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②对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这个高等教育大国,并不在该书的视野中。其二,这本书所刊载的八篇论文,写成于1977年,虽经1982年组织了讨论修改,但成书较早,未能反映20年来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新的理念,如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等。其三,八个学科(有的只是领域)虽然都与高等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都很重要,但有些同样重要并且更密切的学科“被遗漏”了,如心理学的观点、哲学的观点、系统科学的观点等。因此,在我组织编写《新编高等教育学》之后,就同一群青

①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编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Ⅳ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年学者讨论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编写一本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专著,作为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准备工作。经过几番讨论,拟定一个基本框架和编写体例,各就所长,分头研究,集体讨论,分工撰稿。该课题于1996年向“全国高等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立项,1997年被批准为“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经过几年的研究、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本专著。

应当承认,参加研究与撰稿的青年学者,不具备伯顿·克拉克所组织的八个学科的撰稿者那样的权威,他们只是学有所长的教授、副教授、博士。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并曾在大学里担任过相应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汇集在一起同我共同研究高等教育理论。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高等教育的研究并非都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高等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向文史哲经、理工农医各个学科敞开大门。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一般是结合其原来学科专长撰写的。他们的权威不够高,但他们对学科交叉处都十分敏感,思维十分活跃,他们不但都有大学教学经验,有的还是现职领导、管理干部。例如,《高等学校的二元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作者,不仅在国外攻读社会学与政治学,在国内教授高等教育学,而且身处高等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这个二元权力结构的“矛盾旋涡中”,其切身体验对其理论研究不无帮助;《大学理念——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的作者,出身孔子故乡,饱读儒家经典,而又在国内国外钻研西方哲学,作为一名大学领导,正在致力于实践其大学理念;《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者,从教授地质学到当政治课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以五年时间研究“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又以“教育与人的关系”为博士后研究重点,担任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后仍是围绕着“文化—教育—人”的课题进行研究;《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变革》作者,从物理学学士、自然辩证法硕士到高等教育学博士,如今正在领导一所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些跨学科的青年学者,正是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

结合所塑造出来的人才。

由于要充分让大家发挥自由思想,对于各个子课题的研究,不强求一律,只是提出了以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为主线,尽可能以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和发展规律为研究重点。从各自学科的观点、方法考察高等教育,而不是以某门学科的理论代替高等教育理论。可以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可以只就最能体现学科观点的某个高等教育问题作深入的探讨。例如,哲学的观点,只研究大学的理念;社会学的观点,只研究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管理学的观点,只研究管理中的权力结构。而有的问题,如高等教育权力结构,既是政治学所关心的问题,又是管理的核心问题,都以之为研究对象,横看侧看,并不重复。总之,不拘一格,但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各个子课题的研究,是分头并进、各自成篇的。同一问题,由于学科不同,可能看法不同;同一资料,可能被多处引用。在统稿时,虽在不影响作者的学术观点和逻辑体系的前提下,有所增删,但某些重复,在所难免。好在这是一本初具体系的论文集合本,不是一本系统的专著。

下面,简介各篇的突出点,并借此抒发主编者的管见。

历史学的观点: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兼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的关系

本书将历史学的观点,作为多学科的第一个观点提出来,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思想、目标、体制、模式以及课程、方法、手段,等等,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并都随着历史或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历史的观点,最能从宏观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与规律。

在论述历史学的观点中,作者不可能用历史的观点与方法分析所有的高等教育现象,只集中于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其一,阐述“高等教育”这个概念,它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教育系统的一个层次;其二,讨论高等教育历史与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借鉴。如果说,前者所论述的是涉及高等教育的本质问题,则后者所讨论的实质上是高等教育史的价值问题。

作者首先提出,教育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而高等教育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教育的永恒性在于它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成长因素和作为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与人类文化的传承方式。“自有人生,便有教育”。^① 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在于它既未与人类社会同始,也不会在人类社会中无穷地延续下去,它只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逐渐分化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种种特征——功能、理念、组织形式,等等。而作为“高等教育”这一统一的概念的出现,更是这一层次的教育以不同的名称存在与发展了很久之后,大约在 19 世纪后期才被人们所普遍采纳。也就是说,它是特指近现代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学后教育形式,还有介于高等与中等之间的各种教育形式和课程内容,“高等教育”已经很难概括属于或接近于这一层次的种种教育形式。因此,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已缺乏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人们曾企图用“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这些名称来代替“高等教育”,也由于某些介于高等与中等层次之间的教育形式与课程内容的出现,以及“终身教育”、“学习社会”、“网络教育”的出现而含糊不清。这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企图为“高等教育”下定义而始终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的症结所在。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层次的统一的概念,可能分化成为各种各样教育形式而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名称(概念)。也可能为另一概括性更高的概念所代替。如果统一的高等教育层次不存在,“高等教育”这个概念也就可能随之消失;也可能只作为更高的概念之下的一个子概念,正如“大学”这个概念一样,现在只是“高等教育”之下的子概念,特指作为传

^①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载《杨贤江全集》(第三卷),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6 页。

承与研究高深学问的教育形式。

意识到“高等教育”的历史性,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特征,也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的规律。“高等教育”这个概念可能变化甚至消失,但历史是有连续性与继承性的,研究高等教育或其衍变的某种教育形式的理论,必须研究高等教育历史,才能掌握其规律。也就是“论从史出”。理论来源于实践,教育理论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教育实践:其一是前人的实践(高等教育史);其二是他国的实践(比较高等教育);其三是当前的与自己的实践。教育史就是前人丰富的实践纪录。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必须“鉴古知今”;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古为今用”,这就是高等教育史的价值所在。

哲学的观点:大学理念

——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

哲学是传统教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以哲学的观点研究、阐释教育基本理论,仍是最基本的途径。

从哲学上研究教育,一般是直接指向教育的本质观,探讨教育基本规律,然后研究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教学过程的原理,那是要写成一本教育哲学专著的,而这种专著国外是车载斗量,国内近年来也出版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专著。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从人们对于大学的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的“大学理念”切入,通过对大学观念的辨析来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与规律。之所以这样选择,基于下面三个原因:

其一,研究高等教育本质、功能、规律,是各门有关学科的共同任务。必须从各门学科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才能较全面理解高等教育丰富的本质内涵,认清高等教育功能的发展变化,掌握和运用高等教育的规律。哲学上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不能以哲学的观点包揽一切学科的观点,否则就只要从哲学的原理进行演绎推理就行了,

那样将导致对高等教育本质、功能、规律认识的简单化。

其二,大学理念虽然是一个上位性、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学概念,但它不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且涉及到时代、社会、个体诸多方面的因素。从“理念”切入,不但可以更好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而且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规律如何制约和支持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追求。

其三,当前大学正面临着“理念危机”——大学理想的黯淡、大学观念的落后、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形象的扭曲、大学使命的弱化、大学目标的混乱。这些正需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拯救,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梳理、明晰、匡正,确立符合时代精神与需要的“大学理念”。

众所周知,经典的大学理念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时所概括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育与研究统一的思想原则。这些理念,有其历史的与现实的价值,在各国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是大学理念由自发向自觉转变,从朦胧到清晰的显著标志。它符合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大学合理存在并绵延千载的认识基础。其合理的精髓,对今天大学保持其精神与形象,进行变革与发展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大学职能的扩展,尤其是大学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日益受到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社会也日益要求大学为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根据 19 世纪以前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所总结的经典大学理念,已不能全面反映社会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新进展,也不能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追求。因此,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人们不断地提出许多新兴的大学理念。既有反映大学内部发展逻辑的,如“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相结合”、“个性化与人本化”等等,更多的是反映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新理念。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兴国立才”、“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特色与国际化”,等等。对这些新兴大学理念的产生、嬗变、特点、内容及其对大学教育实践的意义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哲

学观点的范围,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角度探讨。哲学的观点,只能是把“大学理念”作为整体概念来探析。这样做,既有利于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又不致包揽各门学科的研究。

心理学的观点：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 心理因素

——心理冲突与心理适应

教育的对象是人,必须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教育,因此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另一理论支柱。这对于普通教育来说,已是一种常识,而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却往往被忽视。教育改革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心理冲突与心理适应的过程,而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人们往往只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教育的外部关系的适应,而忽视社会心理的制约作用;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终成果,应该落实到教育质量即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上,而素质教育,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因此,研究高等教育活动或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和青年心理学,应当是不可代替的重要学科。这就是为什么伯顿·克拉克在综述八个学科观点之后,不无遗憾地说:“还有什么遗漏呢?我们没有考虑高等教育的社会心理学,这个观点集中研究个人的特征,促进对学生特性的广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美国,其他国家很少开展,也还没有研究宏观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现象。”^① 我们认为,美国“也还没有研究”的事,不等于其他国家就不可能研究,不仅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当我们深入到高等教育微观方面的教学改革和大学生素质教育时,更加认识到不能让克拉克的遗憾也成为我们的遗憾。

^①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编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 页。